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韩先生言行录



韩石山 著

HANXIANSHEGYANXINGLU



辣椒随笔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韩先生言行录

韩石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先生言行录/韩石山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辣椒随笔丛书)

ISBN 7-5306-3553-0

I. 韩… II. 韩…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680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51 千字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3.00 元

热忱与冷峭

——编辑人语

北方农家房檐下挂着的那一串红辣椒，像一条红绸子在寒风中摇曳。小院因此而变得火爆，山野由是而添了妩媚，连房后山坡上的那一片白桦林也俏丽了许多。

这极富诗意的画面，从为这套“辣椒随笔丛书”冠名那一刻起，便在我的脑海中叠映着，而且愈来愈清晰。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散文，怀旧的、禅悟的、哲理的、纯情的以及吟风弄月骋怀山水的篇什已风光不再，倒是关切社会文化、注重人类生存的文字，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这些文字与时俱进，或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滞后的、违背民心民意的种种社会现象，直抒胸臆，淋漓酣畅地加以针砭；或根据耳闻目睹与自身体验，将商品大潮下人的种种心态，剥茧儿似的剖解开来，让人一睹其龌龊卑下；或涉学术，敢言人之所未言；或品世态，一抒平民之心声。不敢说锋芒毕露，亦应是正气浩然。与那些不痛不痒的似得了中庸之道的说教相比，自是品高一格，格高万丈。况且文笔犀利，汪洋恣肆，文思敏捷，海阔天空。文章达到了如此境界，不是令人耳目一新么？

这些随笔，既有散文的抒情性，又有杂文的战斗性。因为常常面对的是商品大潮中沉渣的泛起，不免便用了讽刺的武器。

或揶揄,或嘲弄,或揭露,或鞭笞,即使在歌唱朝日升起的时候,也未忘对于夜之黑暗奋力的一击。什么叫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就是。普希金有句名言:“法律之剑不能到达的地方,讽刺之鞭必定可以达到。”讽刺并非只能对准敌人,对于一切不良的风气、习俗、思想、行为,它都很适用并且可以奏效的。这套丛书的锋芒所向,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社会的弊端,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弱点。自私、贪婪、狂妄、懦弱、虚荣、奴性以及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等等,难道不是许多罪恶的渊藪吗?克服这些弱点,就等于切除人身上的毒瘤。手术刀必须锋利、准确,方可根除病灶。而只有根除病灶,才能救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的冷峻、峭拔,似乎不应读作尖刻与无情,而应视为作者热血的燃烧赤诚的喷发。一切正直的人读之而感到无比的痛快,只有那些讳疾忌医的人,抱残守缺的人,才把初春的料峭当做三九的寒风。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我们依稀听见藏在这些文字后面的对于春天的呼唤了。

“排击旧物,催促新生”,是鲁迅一生为文的宗旨,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这套“辣椒随笔丛书”,我以为是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个优良传统了的。敢于面对社会人生,敢于解剖自己,希望用文学去改造国民那麻木的灵魂,唤醒他们的良知,进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清明,经济更加规范,民众更有道德,国家更加强大,这是怎样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啊!他们笔下流淌的是血而不是水。他们恨不得掏出心来给你看,字里行间深蕴着真诚、旷达和磊落。这种真性情、真见识、真感悟的袒露,加上横溢的才华和精致的文字,无疑构成了本套丛书十分显著的艺术特色。说是随意拈来,却是激情与思考的结晶。不过寥寥数语,亦能震撼心灵。偶有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掩卷深

思,备感辛辣有加。写到此处,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幅诗意浓郁的画面——

北方农家房檐下挂着的那一串红辣椒,像一条红绸子在寒风中摇曳。小院因此而变得火爆,山野由是而添了妩媚,连房后山坡上的那一片白桦林也俏丽了许多。

自序

一个批评者，不怕偏激，怕的是缺少赤诚。偏激会导致失误，但它斜刺的锋芒，往往探及事物更深的腠理。假以时日，赤诚自会修正偏颇。你不能要求批评者步步中规中矩，句句温柔敦厚，除非你不要批评。你说这是善意，你得翻翻看，里面是否藏着杀机。

批评者要的是自信，也需要自省，如其不是更需要的话，否则他就难以长进。

批评者不是没有成见，但他最需要克服的恰是成见。成见是战士的铠甲。血污也是一种保护。然而，血污与铠甲覆裹着的，必须是一个健全的躯体，一个更其健全的灵魂。

李健吾，我又想起了我的这位同乡前辈。

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他曾受过徐志摩的提携，送给他书，帮助他发表作品。这该是怎样的恩德。然而，出身，生性，还得加上贫富悬殊造成的排拒，他怎么也融不到徐诗人的圈子里。以至多少年后，在成了孤岛的上海，怀念远在大后方的同学蹇先艾时，仍不无怨嗔地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不太和你们这些诗人来往。我的气质里面有些理智的成分，不愿意叫我向徐志摩低头。”不必说是结怨，至少可说是成见吧。

然而，徐志摩遇难后，当看到有人说，徐氏死得其当，因为他写不好诗了，他后来的诗歌中感情渐见涸竭。在《新诗的演变》

一文中，李健吾批驳了这样的看法，不胜愤懑地说：

这位先生的刻薄，一种非友谊的挖苦，我不大赞同。徐氏的遇难是一种不幸，对于他自己，尤其对于诗坛，尤其对于《新月》全体。他后期的诗章与其看做情感的涸竭，不如誉为情感的渐就平衡。他已经过了那热烈的内心激荡的时期。他渐渐在凝定，在摆脱夸张的辞藻，走进（正如某先生所谓）一种克腊西克的节制。这几乎是每一个天才者必经的路程，从情感的过剩来到情感的约束。伟大的作品产生于情感的平静，不是产生于一时的激昂。后者是一种戟刺，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

所以徐氏的死，对于他自己，与其看做幸，勿宁视为损失，特别是对于诗坛，特别是对于《新月》整个的合作。因为实际，他的诗章影响不小，他整个的存在影响尤大。谈到新诗，我们必须打住，悼惜一下这赤热的不幸短命的诗人。

我写《徐志摩传》时，因为写到死必须停止，无法谈论徐氏死后对新诗的影响，对整个文坛的影响，也就没有引用这段话。实际上，无论什么时候读起，我都认为这是最为公允的评价。而这样的话，不是出自徐志摩同辈朋友之口，却是出自一位比他小好多岁，且对他不无成见的年轻朋友之口。仅仅这一点，就使我对李健吾的评论文字，又增加了一重的敬意。

我不敢说我在学我的这位同乡前辈。我不配，无论出身，无论学历，无论才具，无论人品，我都不配。不配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一周遭的空气。我能说的是，每当远望着前辈渐渐逝去的身影，我觉得我那卑污的灵魂，有那么一瞬间，就那么一瞬间，也变

得纯洁起来。

这个集子,是应颜廷奎先生之命编起的。两个月前他就说了,俗务缠身,总也抽不出整块的时间,利用国庆长假,总算编起了。都是这些年写的,都是新收集到一起的。只有《韩先生言行录》中的前几篇,曾收入《纸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我的一本散文集。《纸窗》中收入十二篇,这里选了这五篇。所以重复收入,是为了让读者看出这个大题目的整体面貌。

韩石山

2001年10月18日于瀑溪室

目 录

自序	1
我家与中国经济	1
别再糟践教师了	6
要你何用	9
且说害羞	12
难说的谦虚	14
凭什么给你回信	16
天天都有好心情	19
坚挺吧,男人!	21
一天也别停了进步的脚步	24
敌心如我	26
韩先生言行录	28
小序	28
中国人材的空间分布	28
腿的美学原理	31
学生情结	33
湖畔话别	36

工资的奥秘	39
又遇伤心事	41
挨宰的感悟	43
怎么能相比	45
永远不贬值	48
最大的差异	51
愧煞老萧何	53
年轻人不会办事	55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	58
倒着走的“鲁迅”们	67
教授不是好当的	72
只要你愿意,不妨还记着	78
林徽因不爱徐志摩吗?	81
蔡元培的外语水平	87
朱自清眼里的女人	90
一文千字,天下底定	92
我与马桥事件	94
韩先生教你写文章	122
你得会说废话	129
保卫的字	131
繁简失当	134
不要急于说故事	136
神经网络当主编	138
我们在探索着	142
这是一个平台	144
文学的另一种诠释	146

刊物也在选择读者·····	148
江郎才尽当主编·····	150
清晨读书流泪·····	152
第一次写情书·····	154
再吃热锅子·····	156
怎样与上帝对话·····	160
这个副字得细细品·····	166
报刊的起名·····	169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	171
徐志摩的硕士论文·····	175
说出来吓你一跳·····	178
出书不花冤枉钱·····	181
买好书如遇美色·····	183
你该知道李健吾·····	185
想起了李健吾先生·····	188
赵树理在今天的意义·····	190
悼念邓云乡先生·····	193
范泉先生·····	196
姚青苗先生·····	199
他让你感到特别的关爱·····	201

我家与中国经济

每当电视上看到朱总理那剑眉倒竖,忧虑重重的面容,我心里便生出一种愧疚的感觉。

按我的浅薄的理解,总理是管经济的,中国经济能不能腾飞的责任,在他的肩上担着。一会儿腾飞,一会儿“软着陆”,一会儿东部大发展,一会儿西部大开发,此中玄机不是我能懂得的,但国家经济状况的好与不好,我虽不是鸭子,也还冷暖自知。比如说提工资了,就觉得暖,下岗工人多了,就觉得冷。觉得暖了,就想着总理会高兴,觉得冷了,就想着总理会着急。

起初这样想想,还挺自豪。虽说是生活在现代,也像古代的君子似的,既有推己及人的美德,又有忧先乐后的胸怀。想的多了,忽然有一天,发觉自己不光不像什么古代的君子,直可说就是个民族的罪人。中国经济若说腾飞,没有我的尺寸之功,若说不景气,我却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这还不是民族罪人吗?

你看嘛,我家里的电器,大都是日本的原装产品。

为买这些东西,可没少费过心。这个 18 英寸的电视,是 1983 年买的,其时我还没有来到省城,在一个偏远县工作。改革开放不久,像电视这种紧俏商品,不是凭票供应,就是走后门办理。正好我们单位的头儿,调到县商业局当了局长,我便对他说,能不能给我弄台电视。那时县上个人买电视的不多,要买也是福建出的一种 14 英寸的小电视。一天局长对我说:县上回来

三台东芝电视，两台让公家的部门要走了，还留下一台，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局长说一千四百多呢，意思是你可得考虑好了。我笑笑说，这你就别管了。第二天便搬回家。

有的也没费什么事，直可说是顺手捡了个大便宜。比买电视还早半年，一天和妻子在街上闲逛，进了五金交电商店，见了台洗衣机摆在柜台外面，挺漂亮的。正好售货员是我的学生，就闲聊起来。他说这是原装的日本松下机子，地区五金交电公司给拨来五台，咱们这儿自来水都没有通到家里，没人买，四台已让临汾的人买走了，就剩下这一台。正好我将调动工作，全家将迁居省城，回家跟妻子商量，就买了回来。买回来没法用，躺倒塞在床下，一放就是一年多。

来到省城后，照相机，录像机，音响，全是东洋货。如果有人说我崇洋媚外，有辱国格，我就是长着一百张嘴也辩不过。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却不能不感到可笑。就是这么个家伙，居然还写文章，说什么要振兴中国经济，必须发展民族工业之类的大话。

这还不是最可恶的，光这些，还不足以让我这样老脸皮的人，面对电视上总理那忧虑重重的面容顿生愧疚。

最可恶的是此后的做法。

那台电视机，只有八个键，要换台必须用手按，接上有线后，台多了，儿子和女儿一天到晚嘟囔着要买新的。我说，有几个台就行了，要那么多干什么，台越多，你们看的时间越长，对学习的影响越大。儿子没办法，只好将电视机与录像机连在一起，这样可以用录像机的遥控器来翻台。我说，这不就挺好嘛。后来第八个键松动了，按不下去，妻子用胶带黏住。再后来，不知哪儿的毛病，体育频道总是跳，要不就是图像变幻不定。一个女孩子

正在滑冰,看的好好的,那女孩子的一条腿刚往旁边一伸,忽地一下就会拉长且变粗,几乎要伸到电视外面去。同时声音也会骤然升高,以为是赛场上发生了骚乱。接着便是大雪纷飞,吱吱乱响。每当这个时候,女儿总要说:

“再不换新的,不定哪天要爆炸!”

我听了脸不变色心不跳,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女儿干生气,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电视机一再降价,女儿几次提出换电视,我和妻子愣是不同意,从那时到现在(2001年春),18年了一直用着。

洗衣机,也是这样的,比电视还多一年。录像机、照相机、音响,买的迟,更不用说了。

前两年,有场电视机价格大战,售价之低,殊出意料,有次吃饭时,谈起此事,女儿说:

“中国的彩电事业,非得让你们这些人给拖垮不可!”

“岂止是彩电事业,多着呢!”她越生气,我越是要逗。

接着我扳着指头给她数,我们家给中国各行各业带来的厄运。

餐饮业。三年五年不上一次馆子,偶尔在外面饿了,也只是上小饭馆吃上碗刀削面什么的。记得有次去河西办事,饭时回不来,附近没有小饭馆,只好硬着头皮进了一家像模像样的大饭店,“大”是我的感觉,实际只能说是个中档饭店。坐定后,服务小姐端着茶壶过来,一面上茶一面问点个什么菜,我问有没有刀削面,小姐说他们这是淮扬菜馆,没有刀削面,递过菜单要我点。翻来翻去,最便宜的也要十几元,只有蛋炒饭是五元一盘,那就来了蛋炒饭吧。小姐吃惊地说,不要菜了吗?我说,不要了。小姐气哼哼地走了,过了半个小时才将蛋炒饭送来。她以为怠慢

了我，实际上我一点也不觉得委屈。因为她临走时忘了将茶壶带走，我又渴又累，正好借机喝茶解乏。

建材业，装饰业，据说这几年火爆得很，再火爆与我家丝毫无关。

我们住的是机关分的房子，一百平方米还要挂零，十几年前刚分下的时候，要算是大的了。刚到手，所有的家都铺了地毯，虽不是纯毛的，也还不算低劣。起初还兴奋，后来才发现，铺上地毯，真是活受罪。平日勤打扫不说，过一个时期还得动用吸尘器打理。最难堪的是，我们这些人，心里小气得很，外人来了偏要装大方。“没关系，进来吧！”对方提起脚就往里走，一脚一个皮鞋印子。客人走了，又是擦又是抹，心疼的嘴里直吸溜。两三年后，地毯变了颜色，心一横，干脆全撤了。成了水泥地，踩是不怕踩了，只是那个脏，怎么也解决不了。惟一的好处是，夏天不用电风扇，热的受不了了，哗一盆凉水泼下去，顿时凉气便溢满全屋。好处一会儿就过去了，难堪却是长久的。不止一次，有老朋友来访，一进门就说，你年纪不大，这家怎么像个老干部的呀。

起初还挺得意的，没有扛过枪，没有跨过江，平白落了个老干部的名声，等于平白提了三级。虽说没有实际的待遇，好名声也是一笔财富呀。

还有汽车业、服装业，电脑业，家具业，总之是，民族工业有可能振兴的行业，我们都没有做过什么贡献。要是家家都像我们这样，这些行业真不知成了什么样子。

每说完一个行业，我就扳下一个指头，说上句：“快叫拖垮了吧！”女儿撇撇嘴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话真还勾起了我的羞耻心。不由得陷入思索。我的主要收入，除了工资就是稿费了，多少年来一直高于工资。而稿费，

从千字七元,到千字十五元,到千字五十元,可谓节节飙升。这期间工资也从每月五十元升到千余元,若论升幅,还高于稿酬。为何十几年前想买啥就买啥,现在却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呢?再一想就明白了。那时写上一篇小说,八千字吧,就是五十六元,比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同样的字数,现在可得四百元,却只及工资的四分之一。再就是,那时各阶层的工资,几乎是恒定的,月薪五十元就不算少,现在呢,千余元只是平常。这样一想,也就心平气和了。

一天晚上,一家人看电视,又看到朱总理那副刚毅而忧虑的面容,我说:

“这么大的国家,总理不好当啊!”

“是不好当,”女儿讥诮说,“要是家家都像我们这样,中国的经济早就垮了,十个朱总理也没办法。”

妻子没作声,斜了我一眼,意思不外是别自作多情罢了。

后来我们又说起,家电等行业没做贡献,别的行业呢,难道我们这么个家庭,对国家发展一点也没有尽力吗?数来数去,我对出版业还是有贡献的,不是说我出版过什么书,是说我买的书不少,每年总给书店送去上千元的书钱。女儿说,她对化妆品行业还是有贡献的。轮到妻子了,想了想说,她对太原的酿造业是有贡献的,每月总要买三斤老陈醋。

2001 年春